莊子通

莊子通卷第八

沈一貫註

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

雜篇者零金剩玉雜而出其語非一端也

故其文不貫串要之宗旨不異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閒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庚桑

史記作亢桑畏壘山名知音智去上聲挈苦結反遠去聲擁於勇反腫音冢灑素殄反驚貌幾音雞夫大音扶下同杓音標

役徒也庚桑氏楚名偏獨也畫然飾知挈然矜仁去之遠之不以爲僕妾也擁腫鞅掌淳朴力作之

息壤古作穰孰也黽然思其棄智而任愚也日計

不足歲計有餘無近功而有遠得也尸祝社稷南面背尊而事之之意不釋然不悅也言春生秋實天於人豈無德哉而天不知也吾聞之老聃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法天道也今以畏壘之民而竊竊偶語欲俎豆我於當世賢者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恐其有媿於老聃之言故不釋然賢人指當時之所謂賢者而言杓之人言為物標的之人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

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

千世之[illegible]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夫音扶下二同入尺曰尋倍尋曰常還音旋鯢音倪鰌音秋六尺爲步八尺曰仞又四尺曰仞蘖音孽函車之獸大吞車者離去聲碭音蕩溢也櫛音節數上聲如去聲殺音弒坏音裴牆也語去聲女音汝

弟子引言之意謂小水小丘之間以無巨魚巨獸爲之主故鰍狐之屬爲妖孽矣夫子苟不聽畏壘之請則畏壘何所賴乎堯舜不亂人之歸已也夫子亦聽畏壘之歸矣介獨也二子指堯舜辨猶說也指堯舜之道也言堯舜辟人自然之性以爲治教之具猶鑿破好牆而更植蓬蒿以爲蔽也舍簡易之道而務猥瑣之方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也

民之於利甚勤盜詐之端惟恐杜之不密曷可自
上而啓今舉賢任智則以察見微睽者爲明以智
窮變詐者爲賢務億忽之多端開奔競之側途是
明教之以僞而永貽之以害也其端啓於堯舜而
禍流於千萬世之後矣然則賢能善利之迹正至
人所當深惡者有而不恃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
使人日用而不知所以爲之此全生之人藏其身
於深眇之道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
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趎昌于反蹵子六反長丁丈反惡音烏閒去聲藿音霍蠋音蜀伏扶又反

正坐跪也辟音譬言不異也均是心而不能闡道物豈間之邪達耳言未達於心也辭盡言吾之力堇止此矣又着曰字者言盡而復言也奔蜂細腰土蜂藿蠋豆中大蟲也土蜂祝螟蛉能祝小蟲不能祝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贏音盈擔也唯音偉知乎去聲睫音接目毛也規規

失神貌喪去聲揭音桀揭竿求海言以短小之物求深大之域好惡俱去聲去上聲復扶又反灑洗同孰熟同津津溢也韄音霍縛也捉補也揵音件閉也繆莫候反

聖人照機如鏡見趎挾三言以來即識之云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禪伯常以此法照人上眼便見趎未達老子之旨而驚顧其後恐眞有多人來者老子曰子不解吾所謂乎趎自知其暗劣不足以洞徹聖機於是慙歎而對曰今者吾失吾所對并失吾所問恍忽甚矣老子曰汝欲問何趎曰道與世交喪久矣不加照察則人謂我專愚若加照察又有用智之害反愁我軀不加仁恩則害人若加

仁恩又乖保身之哲反愁我身不徇節義則傷彼若徇節義又當爲捐赴之事反傷我巳若爲而可以兩全也盖未逖于仁義智之三綱而又未超于得失之兩塗强欲以力而内外韄捷故不免此患老子曰向吾見汝眉睫之間巳知汝挾此三言而來矣今又言而實之若亡子失其父母揭竿木而索之茫茫大海中也汝欲反歸於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趎請假館閉居痛自洗濯一番用功十日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以爲洗濯熟哉吾觀汝鬱鬱乎雖巳加功尚津津乎諸漏未盡而有惡也

韄者繫縛之謂揵者關閉之謂繁多也繆綢繆也捉持也言今之學者用功大氐苦聲色貨利誘於外則緊將耳目手足束縛禁止外韄以却之顧物誘多端豈能一一而捉持必反而求之於內從心上用力關鎖以求拔本塞源之效及內境之中有七情六欲時時動作雖加繫縛如猿馬不定豈能綢繆而捉持又假借外面工夫仍去關防閑塞他庶幾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似此內外韄揵可謂無遺法矣顧太多政法而不諜用力愈勞而收効愈難雖欲依傍道德而行尚不能也況欲放任自在

優游於道德之場乎此非求道之法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舍上聲翛音蕭侗音通嘷號同平聲嗌音益喉也嗄於邁反啼極無聲也掜音以寄反捉也共

知字一也瞚瞬同音舜動也委蛇音煨移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病病猶未甚蓋曉得病處便好下藥君趣忘吾答因失吾問至於不知病之所在則病甚矣今者再聞大教心益茫然譬之飲藥加病想吾於大道終無緣分今止請攝身養命之法少却吾病庶不孤此生已不知衛生亦須從大道中來方是正門始無藥病故老子曰汝欲聞衛生之經我且問汝汝能抱一乎抱一者不離性本也能勿失乎不須求得只不失便有相應處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惠廻吉從逆凶如影響何

須叩鬼求神非絕攀援心者不能如此能止乎知足不厭知止不殆人只貪求不止故致災也能已乎善作不如善息有爲非難不爲實難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未有身治而國家亂者廣成黃帝皆言脩身而已能脩然乎恥無停迹如憑虛御風而莫知其所止方可能侗然乎侗未成器之人也能兒子乎兒子終日號而喉不破任聲之自出而不由於喜怒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勞任手之自握而無所求無心而同德也終日視而目不動任眼之自視不偏滯於外物也任足之自行而不

知所往任體之所安而不知所爲以無心應物物波亦從而波此兒子之所爲也以上皆衛生之常道汝須一一自問自答會則說會不會則說不會方有進步余嘗用此法眞惕然汗聳然其緊要只抱一二字便盡從眞性上用工便不用内外韄揵費許多頭緒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

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夫音扶樂音洛惡音烏

此一段尤難契悟大是禪門作用所謂不可以形色名聲得彼之情者凡莊子中所記老子教機多如此類莊子必有所本不是杜撰得來的於此見世間大導師自有過化存神之妙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蓋趎平日所聞至人之德也只此數句今所聞適與之合故其問如此此問亦是

亦不是至人之德亦不出此但得之卽爲德未得卽爲藥執之卽爲病有此不同老子善點化且說未是尚早也此只是粗工夫如氷之方解凍之方釋渣滓痕迹不勝其多安得便湛然澄然而兒乃曠然無物之境乎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與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與天地同適與人物同熙而一無所庸其心是至人衛生之經也非汝所及也南榮趎尚不解所謂以爲既是衛生之經又是至人之事豈不至矣乎老子又曰

未也只爲一塵不透徹費了老師多少口舌又不
與他分剖一句只將前說又誦一遍今渠自悟自
入悟之卽爲道不悟卽爲藥悟之卽爲藥不悟卽
爲病悟亦不難只在工夫純熟便得若不悟時雖
說得天花亂墜只與之爲怪所以老子不容多談
也常見鬳齋註莊子凡不了處便云不可言不可
說只好意會費數一番便過了此殆未徹莊子之
故道理必有着落何嘗不可言惟至人應機有不
言者莊子中引老子語此法最多至於五千言中
無此法矣卽佛書常言不可說而其宗旨的的有

在豈無說乎若書生讀書勤以一道字一心字包括似有着落竟不可以通物成務又大無着落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心所居曰宇心大定則慧光自顯既定生慧則與天同游人則見其爲人耳實天人也至此則向之所脩者今無所脩而有常心水到渠成岸及伐舍常清常明更不須脩矣有恒者人皆來保汝而依之爲家天亦將佑汝而助之以福人依之故謂之

天民天功之故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道之小者夫婦可能其至者天地聖人不能故粗迹可學近事可行小物可辯而大道之精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所謂學者學此不能學者也所謂行者行此不能行者也所謂辯者辯此不能辯者也故所謂知者無務知其所不知而止乎其所不知者乃爲天下之眞知也若欲師心任智務知其

無所奈何者天鈞敗之天鈞即齊物論所謂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者務知則安能均安能休哉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內音納

佛家謂衣曰蓋死屍食曰塞饑瘡此備物以將形不願豐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藏不虞以生心也無思爲也三千戒行八百威儀此敬中以達彼也所以游於人間也具此三者無往不可矣而儻不免於諸惡則天也非人也不足以亂

人之成不可以納於吾之靈臺儻生退心靈臺者有所以奉特之而不知所以奉持亦不可以奉持者也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靈臺也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持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後而舍每更爲失當去聲舍上聲

不誠無物動必舛錯惡乎當金屑雖貴在眼爲病雖有善業惡可不捨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閒音閑

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故君子晝卜諸妻子夜卜諸夢寐獨行不愧影獨眠不愧枕皆從愼獨中來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費耗也賈音古跂爲首者曰魁跂能音煙

券符契之類各藏其半合之以爲信者務內學者必求事之無愧於心故不爲聲名之事而常循於潛伏之中務外學者志期乎應用而已行乎無名者彌中而彪外其用自顯志乎期費者猶賈人百物皆居以待市易又如人以立之未長而强力以跂人見其跂則謂之魁然其實眇小丈夫而已與物終始者身如太虛量等天地物咸入而容焉與物苟且者一身雖小形迹不融故無容於天地之中身之不能容而焉能容人不能容人則無親之者矣有親則萬物一體無非我者無親則舉目盡

人誰爲我者券內券外其效相違如此

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憯音慘痛也鏌音莫鎁音耶良劍名鏌鎁雖利所殺幾何人一怒則流血千里故當自持其志亦無輕犯人之志人間之寇所竊幾何有高城深池猶可以禦惟陰陽之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深宮邃屋之內不汝貰也可無畏哉非陰陽能爲汝賊汝則自賊夫君泰然諸寇屏息凡外盜之來無不自內盜啓之者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分如字惡烏路反

道無分雖有分復通爲一故其成於此者毀於彼者也成與毀復通爲一也柰何人心之有分也所惡乎人之分者爲其備也若分而不分如所謂論而不議議而不辯者則猶未備也何惡之有備亦何害而惡之哉所惡乎備者爲有以備也若儒必務爲儒墨必務爲墨多爲之說以求必勝故害道而可惡不然何惡之有故出生入死通而爲一者

也若一出而不反妄認血肉之軀爲已有而務所以生之彼自謂之人而不知此乃行屍走肉謂之鬼爾彼自謂之得而不知其所得者非得道乃得死爾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即使空諸所有而不能空其所空猶謂之滅而有實與鬼無異必也即色即空即空即色以有形者與無形者同然後齊一死生曠然安於泰定之境而謂之得道若有一毫未空皆得死者也非得道者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

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剽音飄末也

出生也入死也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來處來去處去實無來無去故曰出無本入無竅見在有實而不可執以爲有實芭蕉也石火也電光也過去未來其時甚長而竟不知始於何歲卒於何歲無本無標如環而不已也此言死生之常理又言有一種人有出處無入處此則謂之有實有實而與鬼何異哉此爲世之盜元命而偷生者詬也上言入無竅而此云無竅卽無入之義也吾所謂有實而

無乎處者在天地則謂之宇四方上下曰宇見在有宇而不知其安在何處人身亦然吾所謂有長而無本剽者在天地則謂之宙往古來今曰宙見在有宙而不知其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人之死生亦然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此之謂天門一自然之變化而已有所出而無竅者仙家之類逆天地之自然者也今玄門中自謂之道自謂之盜佛家亦謂仙爲不了事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

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承上言天門非有門門者出義天者自然義因其自然而出故謂之天門實無天門萬物之有生於無無無則無無矣故復無無聖人之所藏身者以此在儒則謂之洗心退藏於密謂之考終命謂之存順没寧佛家止爲此一大事因緣謂自無始以來本無此四大認賊爲子妄將四大六根爲實作種種業受種種苦萬劫輪迴不能解脫細參此六根五蘊從塵劫以來本無名相皆不可得一槩平等盡底掀翻萬緣頓息內外無餘一日功成行滿四地

一聲透出三界與虛空混爲一體究竟涅槃涅槃非死也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無生無死之謂也莊子此二節字字符合陸子靜所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其是之謂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惡音烏喪去聲尻若

盡矣

因上文而言古之人論死生說到一無字至矣盡矣其次一種則說有但反說說生是弱喪而不知歸死是歸家則分生死爲二其次一種則說始未生則無既而生則有俄而死又無做三段說以未生爲首生爲體死爲尻雖是三段只是一體此三說不同譬如楚之公族有稱昭景者有稱甲氏者稱昭景以見人所推戴之義稱甲氏以見王家分封之義其說非一也要之昭景卽甲氏甲氏卽昭景也三說雖殊同是無星無得齊一死生之義爾

昭氏景氏二族名甲者尊之之稱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黬音黯膍音毗牛百葉也胲音該足大指也大祭備物而設有膍胲偃謂屏廁爲知去聲蜩音條鸒音學同

有生聚氣耳黬疵也又曰釜底煙氣也日夜相代

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而人顧披然分散稱移是者何哉移是者非人之
所是而移之也未成乎心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爾疲役而不知所
歸可不哀邪吾嘗言移是非所宜言也雖然亦不
可知也天運密移疇覺之哉既日夜相代於吾前
矣豈不亦移哉君臘祭者方其祭時備陳牲牢雖
膍胲細物亦不敢散至於祭訖則盡散而不留是
未祭以不散爲是既祭以散爲是何常之有又如

觀室者既周其寢復周於廟至於便廁之偃亦往

觀焉或淨或穢觀無定觀又以何者爲是何者爲

非乎變化之恒理固然耳爲此而舉移是之說未

爲不可顧今之所謂移是者但以無有爲有耳吾

獨且奈何哉請試言今之移是是以生爲本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也以知爲師隨其成心而師

之也因以乘是非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也乘如筭

法之乘相乘而不已也於是以無有爲有妄指天

下功名富貴等爲果有之名實而因以身爲質質

如質子之質又妄立仁義忠孝廉介等名使人以

爲已節而因捨死以償節若然者以有用爲知以無用爲愚以通顯爲名以窮約爲辱是今人之移是也是同於蜩與鷽鳩之所同也豈知至人以無名爲名以無用爲用以無死生爲生以無是非爲知而不以有涯隨無涯也安用此移是爲哉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蹍音輾女展反鶩音傲妄也嫗於禹反至知去聲辟音璧

蹍踏也蹍市人之足必謝之以辭曰某放鶩無狀觸犯長者此禮也若蹍兄之足可若是辭乎方嫗

僂撫摩辭有所不暇矣又若蹍大親之足雖傴僂撫摩亦且不暇怍舌欲死耳此若無禮而實禮之眞意故曰至禮有不人言君不近於人情實人情也以此推之義有物制而至義則不物知有謀慮而至知則不謀仁有親厚而至仁則不親信稱斷金而至信則辟金正言若反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息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

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拗拂同去上聲累古罰反塞入聲惡烏路反樂音洛予上聲知去聲盪蕩同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睨音異治去聲

道出於德之上故曰德之欽也火生而有光德生而有生故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有性故謂之生無性則人之質死矣故曰生之質也性感物而動故有爲爲而流於僞謂之失爲而有爲者僞

也知生於接亦生於謀故曰與接爲構又曰謀稽乎誸也若夫知之所不知者猶人之視也自小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雖視而能無不視乎知有所無奈何者亦不如此動以不得已之謂德非有所動也故合於自然而謂之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天下之所以不治者皆動以人非以我也爲耳目口鼻所使而非以我也爲臣人婢妾所使而非以我也爲縱横捭闔所使而非以我也惟治以我之性而後謂之治矣夫治以爲人也而今曰我動以治事也而今曰不得已知以有知也而今曰不

知正言若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中去聲與譽平聲俍音良惡音烏

羿工乎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心與天合可謂工乎天矣而不能隱其擅行使人無已從可不謂拙乎人乎若工乎天而良乎人保真混俗無乎不可者惟至人能之人無有不鑿其天者鑿其天故有愧於人之名也惟蟲能蟲

惟螾能久循其性而無所鑿未嘗求異于螾故亦未嘗有乖乎天也若至人工乎天而很乎人矣惡知有天亦惡知人之天夫人之天且不知矣而況知有吾之天吾之人乎很善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羿之力能制雀也力之所制有限若以天下為籠則無雀而不得矣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乃以

天下之好寵天下之人亡二賢有霸王之略而以霸王之度寵之故至也非其好雖欲寵之而不可得也是故貴寵之以大寵之以因也

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拸音侈去聲

拸去也畫文采也胥靡罪人也復謵不餽未詳舊

註不餽者假貸之物乃服諳之而不還則忘人也詳文義似非或云不餽無交際也則服諳當是自爲之意刖者棄去文采外毀譽也身爲刑餘豈復與齊量競爭聲名哉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夫胥靡則威尊命賤矣故登高亦不慄耳若夫復諳自適無人間交際之禮者在人倫之外者也故忘人忘人則棄人間事而可稱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心有天和而不以人間之累爲累者能之雖出爲怒而未嘗有怒之形者則其怒出于不怒本無忿懥在我特

不得不怒而加之以斧鉞也雖出於爲而未嘗有爲之形則其爲出於無爲本無經營在我特不得不爲而見之於章程也人欲靜莫如平氣氣平則喜怒不爽而意始寧人欲神莫如順心心順則內省不疚而神始王顧平氣順心尚是有爲之事非無爲也若欲當理測莫如緣於不得已而後起不得已而後起則怒出不怒爲出不爲始類於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雜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女音汝勞去聲惟山林之勞平聲餘皆去聲下章同耆音侍長丁丈反好惡並去聲掔音牽少上聲語相中衷

並去聲說音悅

勞慰勞其辛苦也人君享受踰分又將滿嗜欲長好惡則神明不許性命病於內若欲含嗜欲黜好惡則習慣難捨耳目病於外進退失據故當爲山林之士所憐而勞之也隋煬帝窮極奢欲以至於病或教以內視之法少試之遽忿然曰如此幽苦雖久視何益遂罷而出故人主而欲遂其性命之情絶其耳目之好尤難也武侯超然不對未必不悅其言意亦悅之而不能從故悵怏耳少焉無鬼說之以相狗相馬從閑論中寓眞人語蓋狗馬國

君之所好者武侯又必精其說無鬼從其所知而進之以自牖之約謂下品之狗惟貪一飽從其所獵之多寡而予之以食饑尚可用飽則不可使矣此狸德也不足取也中品之狗意氣豪高常如遠望日然而思一奮也上品之狗神定氣完嗒焉似喪其耦者有如癡如醉之狀吾之相馬又優于相狗彼馬件件整齊形形合式者是國馬非天下馬也天下馬者才德素成不待閒習神氣內斂而若無可觀惛惛茫茫若卹若失若喪其一似此之馬初行亦不甚疾二三十里之外稍覺放步到百里

以後蕭蕭乎如乘風逐電欲罷不能故千里可至也。誇言瞌睡焉。吠韁騾馬。固以若鈍若遲爲佳爾。武侯聞之大笑。昔文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則不知其倦。乃無鬼以任眞其守朴之意寓之於鄙俚之談。譬之於醫則從治之法蓋以機智勇辨行其眞故能使武侯欣然有會於心而不覺失笑也。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說折稅並同跫音滑說若音悅相去聲夫音扶下同期音基藋音雜鼪音生鼬音又逕徑同跟舊云與良同言良人也思以爲直當作眺踉之踉爲人行之義跫音胷人行聲謦輕頂反欬輕蓋反言笑意

金版六弢秘讖書名若是乎怪其[illegible]術淺而收效

深流人之喻又最得物情去國之後必思其往之

所好數日近別故見所知而喜旬月稍久矣故見

頗識者而喜期年之後則見似其鄉人若亦喜矣

豈非離家愈久而思人愈深乎夫迯人之失足於

山谷中者但見獸蹄鳥跡之道亦埋沒於藜藿野

草之中凡人所行處皆空無人此時忽聞人之足

聲安得不喜又況其人乃吾之昆弟親戚言笑於

吾側喜又當何如也吾君之去眞久矣滿耳目前

非聲色妖冶之事即攻伐縱橫之謀彼豈不厭聞

若說而樂親簡易之事反本歸源此正其時人未有以真人之言啓之者吾乘機而道之安得不相悦以解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者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芧音序賓音擯夫音扶下同乘音盛好惡並去聲

言久處山林今來豈欲干求滋味以養頹齡乎抑肯佐我為理乎無鬼曰吾慣守淡泊不願滋味蓋為君形罷神倦來相勞耳天地之養均一無二不為人君而縱之使多不為庶民而限之使少譬之登高居下特其所處不同不可以登高者為長居下者為短均是人耳今君為萬乘之主而掊斂小人之財力以養其一身損不足而奉有餘逆天地之平無論人心不服即君身中神明其首肯乎何

則聰明正直之謂神其所好者和平所惡者姦私今君厲民以自養姦私甚矣於情為姦於理為病神肯許之乎神不許則喪亡無日吾故來勞君之形與神也且君之所以不與人同而樂為此姦病之事者何也又發此問正欲得其病而藥之耳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

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幾平聲譙音樵錙音之夫音扶惡音烏下同脫音奪

誠僞二字是此段眼目言欲愛民欲偃兵豈不誠美事顧有心而爲之其流弊不可言何則僞故也天下惟無者無對待有則有對待有對待則愛民之反必且爲害民偃兵之反必且爲造兵理執相乘終不能成其愛民偃兵之事故美者惡之器也

凡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僞仁義者必從而應之如漢宣帝之有王成司馬温公之有蔡京緣其心露於外而人趨之故也縱使爲而有成人亦從而伐之如徐偃王宋王偃皆以仁義而亡國蓋名者天下之所必爭有實之名猶恐難副而况雜之以僞其爲物之所敗必矣天下事惟循常者可以相安于無事一有更始改革之事儻不如意必不能內守而外戰之不暇將前所爲仁義者姑舍是而移其心與人鬬不平之氣雖以仁義始不免以凶暴終矣此無他不誠故也眞人則不然既有

意於民則一無事足矣民奚以愛爲而兵奚以偃爲爲君計者第毋興師動衆盛陳鶴列於麗譙之間勿多擁兵自衛列徒驥於錙壇之宮勿藏仁義以爲要人之計勿以智謀巧計攻戰之事而求勝人夫殺人之人民幷人之土地以養吾身而快吾心假令一戰勝之亦内勞其五藏外駈民於鋒鏑得與亡孰病且不知勝之所在而況未必勝也君徒爲兼幷計非爲仁義計耳必欲有以治國莫若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以多事攖之我欲愛而民愛我欲偃而兵偃民已脫死矣惡用夫

偃兵為哉此此真真人之言也論又甚徹澈文帝得此意故於禮樂則曰未遑於吳王不朝則以几杖賜匈奴入邊一營細柳而止真可謂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者矣鶴列陣兵也麗譙高樓也城上樓曰譙徒步兵驥馬兵錙壇壇名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隗音偉茨音慈寓音禹乘音盛謵音習闇音昏滑音骨稽音雞夫音扶少而去聲瞀音茂務二音眩貌長丁丈反痊七全反復扶又反去上聲

佛經開口便説如是小童只説如此以見天下道

理見見成成何待外求、少時不解事游於囂塵六合之內、遂感瞀眩之疾、有長者教予以無事之法、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將遊於六合塵坌之外、為天下亦若此而可矣、黃帝以為未足而請益、小童曰、吾牧馬、君牧民、其理無二、我豈能使馬肥以蕃哉、馬自能肥以蕃、獨有害馬之物馬不能除、而待吾除之、除之則馬之意大得矣。君亦豈能撫摩顧復人哉、第去其害人者、而民死已脫矣、害人者、人鬼禽獸等、居其半。人主之心、居其半、人主不害人、則人鬼禽獸、亦不害人、故老子曰

天下有道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鬼不傷人非其鬼不傷人聖人不傷人夫惟兩不傷故德交歸焉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知去聲樂音洛下同誶音歲又昨律反誶責也朝音潮難去聲治去聲比音婢下同賈音古夫音扶

所好在此所業在此則不可一日無此事無此事

則不勝其技癢而若無與爲生者矣凌誶凌鑠誶

語也招世招搖自見於世者爭名於朝故曰興朝

中民之士庸士也以得官爲榮耳矜難奮患皆好

奇功者矜難較淺如孟賁烏獲好舉人所不能舉

之類奮患如佽飛聶政荊軻之類宿者隱而收之

之意枯槁如鮑焦之類法律如申韓之類敬容脩飾容貌貴際貴與人交際以顯其仁義也此同事也尤甚也矜驕矜也勢物之徒樂變有事變則勢張而物售也凡此諸人若偶得用於時皆欲傾動一世而不能無為者也皆為時所役而不能與物俱化者也彼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形性豈與至人殊哉而乃馳騖欲界之內終其身不反悲夫物於易者與物俱變化之謂至人之事也或問智勇權埶之事固能亂世若農夫爾賈等如何亂世曰不見許行並耕市價之說及桑孔之術皆為世

亂乎奚爲而非非邪說

非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巳且若是者邪中去聲爲去聲夫音扶改調去聲當去聲
射有的所以前期也非前期凡矢落之處皆可謂
之中乎如此天下皆羿矣非公是凡各是之事皆
可謂之是乎如此則天下皆堯矣惠子好辯故以
爲可莊子曰若此則儒墨楊秉皆是也何必彼四
子之非而吾子之是邪或者子亦若魯遽邪遽之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我能冬爨鼎而夏造氷
矣魯遽欲服之乃曰此何難此但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小法耳非吾之所謂道也吾示子以吾道於
是爲之調瑟以一瑟置堂中一瑟置室中兩不相

見鼓堂中宮則室中宮應之鼓堂中角則室中角應之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又或堂中改調一弦非宮非商於五音無當也室中二十五弦皆動以求其緩急之調音響相應無少差別不待同堂共室而後能之以是爲異不知此亦非異術總不出於聲律之外以五音爲君主而巳聲既相聞何用相見以同應同是亦以陽召陽以陰召陰之類而巳曾遽以此爲怪而夸其弟子不亦鄙乎今人務夸以陵物而本無奇於四子也亦若此類邪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巳淮南子引此語作未始有

於聲而音之君巳形巳尤較明白蓋此脫二字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夫音扶蹢音擲投也鈃音刑離去聲

惠子又以四子不能屈巳也而自以爲賢莊子以隱語答之齊人責子於宋之閽告其人曰必刖之不用完也其忍如此及其求得鈃鍾則束縛甚謹

而惟恐其少壞又何愛也其尋死亡子又焦在四域之內而不復廣求於域外又何忍也事有不情而方自以爲是者如此此之謂不知類汝與四子各是其無稽之辯亦此類夫且楚人寄而蹢鬫者於夜半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鬫夫蹢鬫則然一亡子也夜半無人之時與舟人鬫其凌而汩之易也然而敢與之鬫者無他身未離岸而足以造於然耳入其舟中必不敢矣今子之與四子鬫也亦揉相梁之執以爲莫于侮耳一旦失執雖欲再鬫口其可得乎而子方自謂所辯足以服人不亦謬哉

謂惠子徒取辯口給絕無本原莊子所謂無前排者直中其病世無有道者故易爲雄長耳唐子失亡子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從去聲郢以井反堊烏路反試爲去聲

堊白土汗郢人鼻端如蠅翼之微而使匠石斲之

匠石亦聽而斲之運斤如風盡堊而鼻不傷匠石之技誠絶技而郢人立不失容不動之至則可謂有其質矣不動之質亡故匠石輟成風之妙手知言之偶喪則莊子息濠上之微言餘子碌碌何足以發吾之狂言哉是故寄之赫蹄以俟後世之知音而已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illegible]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illegible]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
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惡音烏屬音燭下人遐嫁反
病病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言不可諱死而
不言也子儻死吾惡乎托國哉鉤逆皆違拂之意
上忘而下畔一作好上識而下問一作上忘而下
不畔今且依此解之當云上下俱忘之而不甚歸

許也蓋無可喜之迹故也皇者脩道帝者脩德人不務道德朋以爲愧人不若已朋則哀之敎之其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故休休有容而可以得人之心古諺云不啞不聾不作三公又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皆此意也古之爲大臣者無智名無勇功故班超之戒任尚曰水清無大魚我　太祖之評劉誠意曰基峻隘不可相李端有糊塗之稱韓魏公有不辯白黑之號唐史贊房杜曰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邪數公者其亦隱乎　之之[illegible]

矣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狙音疽恂音荀委蛇音移攫其縛反抓側教反見音現射音石搏音博相去聲趨音促去上聲樂音洛

委蛇自得之狀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相者助射者執死見執而死之狙是狙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隱音印見音現先去聲惡音烏夫音扶

尤最也人之所取法也禾當作和一覩我而國人三賀之和以得見賢人爲榮而國人三度稱賀也

至人以聲名為桎梏而不欲人之知之也使人得而知之其於道德淺矣良賈若虛誰見其藏自譽者徒自喪耳豈不悲夫既而忘其悲又忘其所以悲而始有今日槁木死灰與人日遠矣名曰悲人實自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難去聲喙音諱孫叔敖宜僚孔

予皆不同時舊註辨之此寓言也

宜僚祭酒舉酒祭地也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蓋乞言之義仲尼曰予聞有不言之教予欲無言久矣今爲汝言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偃兵皆無爲之爲也吾願有喙三尺雖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宜僚居市南因以爲氏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遣使屈之宜僚並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者以劒乘之不懼旣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之難解叔敖楚相甘

寢兼羽者枕羽而甘寢也喙三尺言長喙也言無
所言則與閉口何異故曰願有喙三尺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
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
也名若儒墨而凶矣知之去聲
一則不可分矣故雖有德者不能同之言其不能
分不能合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聖人亦存而不辯
辯者安能舉之乎至於儒墨則務知其所不知而
各是其所是故曰凶矣涉於有名之境而與忘言
忘心者異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所謂不知其誰氏也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夫音扶）

總承上來言辯者非人情之所賢也而況稱大乎

不可稱大則不可稱德矣惟大可以稱備天地是
也然何求而能大備哉惟無求故能大備無求故
無失無無求故無棄故不以外物而易其眞性取之
於性分之中而無窮盡未嘗不與古道同而亦嘗
有因襲之勞此之謂大人之眞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
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懼然喜曰奚若曰梱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棊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
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
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
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
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

齊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歎音困窮我去聲用

夫齊栖音闕瞿音具驚視貌索悉各反弟下貌大音牂禦音與距也牂音臧牝羊也好去聲宎音要東北隅也樂音洛委蛇音喂移行去聲雖天音維雝平聲刖音月易音異

禦扞拒也人皆求福而綦獨拒福九方歎以世情論故謂之不祥而不知至人之所謂不祥正人間之所謂祥也牂羊也奧室西南隅鶉鳥名宎室西北隅詩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語意亦同言天下未有無故而得者所爲在是而所得在是可無怪也今吾與子所爲者方外之事而有食肉之相則世俗之報耳此非怪哉殆非吾與子之

罪命實爲之故泣也無何而其子果爲盜所刖鬻之齊適當渠公貴人之途故與國君同食肉而終焉大凡術人以世俗之所欲者爲福所不欲者爲禍與道人語不同如貪狼惡名也而翻爲吉文曲美名也而翻爲凶又如相家稱山林骨起不過爲神仙高僧之相則爲孤苦此並徇時之論吾未知其果誰吉而誰凶也余宴坐舟中見微影中雲樹帆檣人物歷歷入者上下東西悉皆易位而歎嗟夫人之所謂得安知造化不以爲失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惟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食與平聲夫音扶譽平聲惡烏路反行去聲覕偏蔑反

此所謂仁義正煦煦子子如桓文之所假者故曰無誠其爲至人之所絕棄固宜也民不難聚略加撫摩慰勞之色便可要結世人無識輕仁義者寡

利仁義者多豈不翕然歸心乎但非出於誠吾見上下相欺以成此名也且名迹既章而禍兆旋啟不免假亂臣賊子以篡弑之具何利之有夫治天下者當以天下利天下苟不以天下利天下而任一人之獨制以治之譬猶操一刀以割萬物豈不齊一而中之所傷者多矣故舉賢尚能而治天下乃所以賊天下也惟不尚賢而天下可治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

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聖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暖姝同音萱柔

貌姝音樞妖貌濡音如安也需音須卷音權婁音縷卷婁傴拘攣也蜺音猊蝨音瑟奎大也隈烏回反曲隈股間也[illegible]七晉反行下孟反虛墟同長丁丈反惡烏路反此音皮煬音羊知去聲

暖姝自喜之意小見之人學一先生之言輒自以爲窮微極玄至足在我而豈知未窺無窮之藩籬蓋蝨豨之在覆而跛鼈之居搯也濡需渝胥及溺之意蓋當世功名富貴之徒自以爲開國承家勒鼎彝丹垂竹帛有泰山之安而不如一日求牽犬於上蔡聽鶴於華亭不可得也此時存爲存時亡爲亡境得爲得境失爲失者也卷婁者拳曲傴僂勞苦之狀也舜三徙成都所至則人隨之如羊肉爲

蟻所緣而不得脫至老而不少休何之苦[illegible]
用之用與彼爲功無用之用內樂無窮衆人來附
於衆人誠利矣而於吾神爲不和於吾身爲不利
是故眞人惡之眞人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於天下無甚親者亦無甚踈者惟抱德煬和有光
而不用其光事至則順而應之令天下之爲蟻者
見之而棄其知已則如魚之相忘於江湖而自得
其逍遥之趣如羊之不羶而無可慕之意何至拳
曲傴僂而終其身不得安意肆志也哉其得其來
之澤言望其方來之澤也童土不毛之地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目司目官耳供耳職心居心位則各有自然之平各效因任之用此任天而不以人與之者也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菫音謹又音覲桔音結梗古孟反廱音雍

得生則失死得死則失生各安其所遇而無容心焉如藥無貴賤應病者爲君餘皆爲臣隨時流轉豈有執乎菫烏頭也雞廱雞頭實也豕零豬零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句音鉤楯純尹反棲音西會音檜稽音雞種音冢鴟音癡脛音幸解佳買反

大夫種智能霸越而不能庇其身此亦性長非所短性短非所長者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過河皆能損河耗令風日長與河相守而河

流如故謂其無損實見有損謂其有損終無有損

蓋河有源故也苟爲無無本涸可立而待矣只此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怨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攺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長丁丈反

天生者自然端正故水與土形與影物與物皆相守甚審而不移也無待於思爲也有思有爲者未有得其正故目於明耳於聰心於殉凡一身之中

能之於其府無不殆者也乘其未殆而圖之猶可改焉殆成而圖之不給改矣至於凶禍既長則不崇朝而並集矣欲反其初非優游之可得也必緣夫改圖之功欲果成其功非欲速之能達也必待於持久之力而人方以耀智顯能有思有爲爲已賣也不亦悲乎故亡國喪家者相望不知問此故爾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
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蹍女展反
足之於地不能盡行必有所不行處人之於道不
能盡知必有所不知處有不行者而後成其行者
有不知者而後成其知者故地不可盡蹍天不可
盡知也知天之所謂者知大一也知大陰也知大
目也知大均也知大方也知大信也知大定也知
大而後其知為至矣大一通之無是與非無成與

毀復通爲一也大陰解之天弢天袠皆爲陰類解
而去之是謂懸解也大目視之玄覽俯觀不滯方
隅也大均緣之不得已而從起是謂天均也大方
體之出井蛙之見萬物一體也大信稽之不約之
信天下咸取質也大定持之一心定而鬼神服吉
祥止止也無盡之盡與天罔極是心體之本然也
循環應變以照萬物是心用之自然也無盡之盡
而非蕩然無樞紐也故曰寘有樞管之者樞也萬
化從此出矣與物循環而非從我始也故曰始有
彼始之者彼也我特因而應之耳故其知其解似

有不知不解惟不知不解而後有知有解曠然有覺而非從見解中來皆知天之所謂而已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句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頡下結反滑乎八反錯亂也搉音角揚搉大舉也謂搉略而揚顯之也解佳買反復音服

承上言不知而後知之故今之問學以求知者不可以有崖亦不可以無崖有崖則蔽不開而惑不解無崖則務其知之所無奈何徒增無明而已惟不以有崖而亦不以無崖則見天下道理見見成

成都在眼前物雖頡滑無常然有大常者存而各各實在時雖古今代謝然有不代者存而無可虧損此種問學非人之駘蕩而不得漫衍而無家者比是不可謂之大發揮大推核乎學人咼為不問是問是則奚惑焉以吾之不惑解汝之惑而復於汝之不惑此不惑原從汝心而得非從我解而有是尚大不惑矣何今之以天下惑惑不知所祈嚮也